

第五十三冊

理學彙編

經籍典

禮記部

(卷)
三十三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二百一十一卷目錄

禮記部彙考一

周 敬王 一則

漢 文帝 一則 武帝 二則 宣帝 甘露 一則

後漢 光武帝 建武 一則 靈帝 熹平 一則

魏 少帝 正始 一則 少帝 甘露 一則

晉 武帝 太康 一則

宋 武帝 永初 一則

梁 武帝 天監 一則 大同 一則

陳 宣帝 太建 一則

北魏 明元帝 永興 一則 孝武帝 末熙 一則

北周 武帝 天和 二則

隋 文帝 開皇 二則

唐 太宗 貞觀 二則 高宗 顯慶 一則 中宗 嗣

後漢 高祖 乾祐 一則 代宗 大曆 一則

後周 世宗 顯德 一則

遼 聖宗 開泰 一則

宋 太祖 建隆 一則 太宗 太平興國 一則 真宗 咸平 一則 仁宗 皇祐 二則 神宗 熙寧 一則 徽宗 政和 一則 高宗 紹興 二則 孝宗 隆興 一則 乾道 一則 度宗 咸淳 一則 理宗 淳熙 一則 度宗 咸淳 一則

金 唐帝 天德 一則

元 世祖 至元 一則

明 太祖 洪武 一則 神宗 萬曆 一則

經籍典第二百一十一卷

禮記部彙考一

周

敬王之世孔子始作禮記

按史記周本紀不載 按孔子世家魯哀公六年孔子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追述三代之禮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夏殷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

按孔穎達正義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缺無復能明至孔子歿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為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禮廢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為記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為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

漢

文帝 年使博士諸生作王制

按史記漢書文帝本紀皆不載 按史記封禪書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

按孔穎達正義盧植云王制為漢文時博士所錄

武帝 年河間獻王與毛生等作樂記

按史記漢書武帝本紀皆不載 按漢書藝文志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

武帝 年河間獻王得禮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

按史記漢書武帝本紀皆不載 按漢書藝文志記百三十一篇

按隋書經籍志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

宣帝甘露三年詔立大小戴禮博士復以戴德戴聖慶普三家皆立于學官

按漢書宣帝本紀甘露三年春三月己丑詔諸儒講論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迺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按儒林傳贊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

按鄭樵三禮辨漢世諸儒傳授皆以曲臺雜記故二戴禮在宣帝時立學官

後漢

光武帝建武 年復置大小戴禮博士

按後漢書光武帝本紀不載 按章帝本紀建初四年冬十一月壬戌詔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建武中復置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

按徐防傳漢承秦廢經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武

第五七三冊 之〇一葉

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徵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

注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弘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甲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爲祭酒總領綱紀也

靈帝熹平四年刻石經禮記立于太學門外是年盧植請諸東觀考禮記得失

按後漢書靈帝本紀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門外按盧植傳熹平四年拜九江太守以疾去官乃上疏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批謬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得失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拜盧江太守

按洛陽記太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一丈堂有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碑議郎蔡邕名

魏

少帝正始七年冬十二月講禮記通

按三國志魏少帝本紀正始七年冬十二月講禮記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顏淵配

少帝甘露元年夏四月帝幸太學命儒臣講禮記按三國志魏少帝本紀甘露元年夏四月丙辰帝幸

太學諸儒講易畢復命講尚書禮記帝問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爲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修何政而能致於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融對曰太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三王之世以禮爲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將主有優劣邪時使之然乎融對曰誠由時有樸文故化有薄厚也前少帝芳後少帝寵

晉

武帝太康二年得汲冢周書似禮記

按晉書武帝本紀不載按東晉傳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名三篇似禮記

宋

武帝末初元年召周續之問禮記三義辨析精奧按宋書武帝本紀不載按隱逸周續之傳高祖北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稱之曰心無偏吝真高士也尋復南還高祖踐祚復召之乃盡室俱下上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禮記愾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覆圖三義辨析精奧稱爲該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時年四十七通毛詩六義及禮論公羊傳皆傳於世

梁

武帝天監年勅策禮記義成哀對高第按梁書武帝本紀不載按陳書成哀傳梁武帝勅策孔子正言并禮記義哀對高第

武帝大同四年十二月皇侃表上所撰禮記義疏

按梁書武帝本紀大同四年冬十二月丁亥兼國子助教皇侃表上所撰禮記義疏五十卷按皇侃傳侃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侃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祕閣頃之名入壽光殿講禮記高祖善之大同六年開士林館命朱异等述高祖禮記義按梁書武帝本紀不載按朱异傳大同六年城西開士林館以延學士异與左丞賀琛遞日述高祖禮記中庸義所撰禮記講疏多亡逸按張綰傳綰爲御史中丞時城西開館聚學者綰與右衛朱异太府卿賀琛遞述制旨禮記中庸義

陳

宣帝太建年東宮引王元規爲學士受禮記

按陳書宣帝本紀不載按儒林王元規傳後主在東宮引爲學士親受禮記左傳喪服等義賞賜優厚所著禮記音兩卷

北魏

明元帝永興元年勅崔浩注禮記

按魏書明元帝本紀不載按崔浩傳浩少好文學博覽經史太宗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嘗授太宗經書每至郊祠父子並乘軒輅時人榮之世祖以浩輔東宮之勤賜繪絮布帛各千段著作令史太原閔湛趙郡鄒標素諳事浩乃請立石銘刊載圖書并勅所注五經浩贊成之恭宗善焉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萬乃訖浩又上五寅元曆表曰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謹以奏呈

孝武帝末熙三年春釋菜詔李郁講禮記盧景宣解大戴禮

按魏書孝武帝本紀末熙三年二月丙子帝親釋奠禮先師 按李同軌傳同軌學綜諸經末熙三年春

釋菜詔公卿學官於顯陽殿敕祭酒劉焯講孝經黃門李郁講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解大戴禮夏小正

篇時廣招儒學引令預聽同軌經義素優辨析兼美而不得執經深為慨恨 按李孝伯傳郁字末穆末

熙三年春於顯陽殿講禮記詔郁執經解說不窮羣難鋒起無廢談笑出帝及諸公凡豫聽者莫不嗟善

孝靜帝天平 年帝于顯陽殿講禮記 按魏書孝靜帝本紀不載 按北齊書李渾傳渾弟

繪魏靜帝于顯陽殿講孝經禮記繪與從弟蔣裴伯莊魏收盧元明等俱為錄議素長筆札尤能傳授緝

綴詞義簡舉可觀 按顯陽殿魏書作顯陽北齊作顯陽並存候考

北周 武帝天和元年帝御正武殿集羣臣親講禮記 按北周書武帝本紀天和元年五月庚辰帝御正武

殿集羣臣親講禮記 天和三年八月帝御大德殿集百寮親講禮記 按北周書武帝本紀天和三年八月癸酉帝御大德

殿集百寮及沙門道士親講禮記 隋 文帝開皇元年杜臺卿采月令為玉燭寶典奏之

按隋書文帝本紀不載 按杜臺卿傳開皇初被徵入朝臺卿嘗采月令觸類而廣之為書名為玉燭寶

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賜絹二百匹

開皇 年詔徐文遠為漢王諒講禮記 按隋書文帝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徐文遠傳開皇

中遷太學博士詔令往并州為漢王諒講孝經禮記 唐 太宗貞觀十二年孔穎達奉詔撰正義七十卷

按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藝文志禮記正義七十卷孔穎達國子司業朱子奢國子助教李善信賈公

彥柳士宣范義顏魏王參軍事張權等奉詔撰與周元達趙君贊王士雄趙弘智覆審

按唐會要貞觀十二年國子祭酒孔穎達撰五經義疏一百七十卷各曰義贊有詔改為正義

貞觀 年魏徵作類禮二十篇真內府 按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魏徵傳徵嘗以小戴禮

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帝美其書錄真內府 高宗顯慶元年皇太子弘受禮記于率更令郭瑜

按唐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高宗諸子傳孝敬皇帝弘顯慶元年立為皇太子受春秋左氏于率更令郭

瑜至楚世子商臣弑其君而廢卷曰聖人垂訓何書此邪瑜曰孔子作春秋善惡必書褒善以勸貶惡

以誠故商臣之罪雖千載猶不得滅弘曰然所不忍聞願讀亡書瑜拜曰里名聖母會子不入殿下磨孝

天資黜凶悖之跡不存視聽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孔子稱不學禮無以立請改受禮太子曰善

按舊唐書孝敬皇帝弘傳弘高宗第五子也嘗受春秋左氏傳于率更令郭瑜至楚子商臣之事廢卷而嘆曰此事臣子所不忍聞經籍聖人垂訓何故書此

請改讀餘書瑜再拜賀曰臣聞安上理人莫善于禮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非禮無以辨君臣之位故先王重焉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請停春秋而讀禮記太子從之 按舊唐書載之

中宗嗣聖 年王元成上禮記繩愆三十卷乞寫藏祕書 按唐書中宗本紀不載 按儒學王元成傳所撰禮

記繩愆等凡數十篇長安時上之巧官筆楷寫藏祕書 按武后長安年中宗嗣聖年

按舊唐書王元成傳元成時雖年老猶能燭下看書通宵不寐長安二年表上其所撰尚書糾繆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經史記

葉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祕書閣詔令弘文崇賢兩館學士及成均博士詳其可否

元宗開元七年皇太子齒胄於學謁先聖詔褚無量講禮記 按唐書元宗本紀開元七年十一月乙亥皇太子入

學齒胄賜陪位官及學生帛 按禮樂志元宗開元七年皇太子齒胄於學謁先聖詔宋璟亞獻蘇頌終

獻臨享天子思齒胄義乃詔三獻皆用胄子祀先聖如釋奠右散騎常侍褚無量講禮記文王世子篇

開元十四年元行沖等以魏徵類禮撰成義疏五十卷上之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儒學元澹傳澹字行沖初魏光乘請用魏徵類禮列於經帝命行沖與諸儒

集義作疏將立之學乃引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采獲刊綴為五十篇上於官於是右丞相

第五七三冊 之〇二葉

張說建言戴聖所錄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孫炎始因舊書適類相比有如鈔撮諸儒共非之至微更加整次乃為訓注恐不可用帝然之書留中不出行冲意諸儒間已因著論自辯名曰釋疑

按舊唐書元行冲傳左衛率府長史魏光乘奏請行用魏徵所注類禮上遽令行冲集學者撰義疏將立學官行冲于是引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檢討刊削勒成五十卷十四年八月奏上之尚書左丞相張說駁奏上然其奏于是賜行冲等絹四百匹留其書貯于內府竟不得立于學官行冲悲諸儒排已退而著論以自釋名曰釋疑元宗嘉實資緣千匹

開元二十四年詔令進士帖禮記通五及第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禮儀志開元二十四年進士帖左傳禮記通五及第

開元二十六年詔韋紹奏月令一篇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韋紹傳開元二十六年詔紹奏月令一篇朔日於宣政側設榻東向置案詔坐讀之諸司官長悉升殿坐聽歲餘罷

開元 年御刊定禮記月令命李林甫等注解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藝文志御刊定禮記月令一卷集賢院學士李林甫陳希烈徐安貞直學士劉光謙齊光又陸善經修撰官史元晏待制官梁令瓚等注解自第五易為第一 按李林甫上唐明皇御刊定月令表昭代敬天勤民順時設政是以有皇極之敷言親降聖謨重加刪定乃命集賢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李林甫等為之注解

代宗大曆八年歸崇敬請以禮記為大經

按唐書代宗本紀不載 按歸崇敬傳大曆八年崇敬建議曰近世明經不課其義先取帖經顯門廢業傳授義絕請以禮記左氏春秋為大經周官儀禮毛詩為中經尚書周易為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公羊穀梁春秋共準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博士兼通孝經論語依章疏講解德行純潔文詞雅正形容莊重可為師表者委四品以上各舉所知在外給傳七十者安車蒲輪敦遣國子太學四門三館各立五經博士品秩生徒有差

後漢

高祖乾祐元年以聶崇義為禮記博士

按五代史後漢高祖本紀不載 按宋史儒林聶崇義傳崇義少舉三禮善禮學漢乾祐中累官至國子禮記博士 按乾祐止一年 按知為元年

後周

世宗顯德 年詔尹拙等校勘禮記釋文音

按五代史後周世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周顯德中詔刻易書周禮儀禮四經釋文皆田敏尹拙聶崇義校勘自是相繼校勘禮記三傳毛詩音並拙等校勘

遼

聖宗開泰元年八月詔賜鐵驪那沙禮記一部

按遼史聖宗本紀開泰元年八月丙申鐵驪那沙乞賜佛像儒書詔賜護國仁王佛像一易詩書春秋禮記各一部

宋

太祖建隆三年判監崔頌等上新校禮記釋文

按宋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玉海云云

太宗太平興國七年以禮記博士孔維使高麗高麗王問禮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孔維傳太平興國中拜國子周易博士代還禮記博士七年使高麗高麗王治問禮於維維對以君臣父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治悅稱之曰今日復見中國之夫子也

雍熙四年邢昺撰禮選二十卷獻之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邢昺傳雍熙中昺撰禮選二十卷獻之太宗探其帙得文王世子篇觀之甚悅因問衛紹欽曰昺為諸王講說會及此乎紹欽曰諸王常時訪昺經義昺每至發明君臣父子之道必重復陳之太宗益喜

按玉海雍熙四年八月己酉諸王府侍讀邢昺進分門禮選二十八卷賜銀器二帛三十一卷

雍熙 年賜新進士儒行篇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紹興五年策士首得汪應辰九月十九日言者請依雍熙故事賜新進士儒行篇以勵士檢 按玉海又云淳化三年始賜新進士儒行篇 按玉海又云淳化三年始賜新進士儒行篇 按玉海又云淳化三年始賜新進士儒行篇

備參考

太宗淳化三年詔以新印儒行篇賜中書樞密兩制三館及新進士各一軸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淳化三年二月詔以新印儒行篇賜中書樞密兩制三館等人各一軸先是御試進士以儒行篇為論題意欲激勸士流修儒行故命雕印首賜孫何等次及宰輔近臣至銓司選人令置於聽事以代座右之誡三月己酉賜新第

孫何等儒行篇各一軸何等表謝

淳化五年五月胡迪平等校勘禮記正義板成以獻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端拱元年孔維等奉勅校勘五經正義禮記則胡迪平五人校勘紀自成等七人再校李至等詳定淳化五年五月以獻

真宗咸平二年六月賜諸王輔臣禮記疏
按宋史真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咸平二年六月己巳祭酒邢昺上新印禮記疏七十卷賜諸王輔臣人一部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以儒行篇賜諸文臣
按宋史真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祥符元年十一月丙辰復以儒行篇賜親民釐務文臣其幕職州縣官使臣賜敕命崇文院摹印給之

大中祥符三年五月上作禮選贊賜邢昺
按宋史真宗本紀不載 按邢昺傳雍熙中昺撰禮選二十卷獻之上嘗因內閣曝書覽而稱善召昺同觀作禮選贊賜之昺因家無遺藁願得副本上許之繕錄未畢而昺卒亟詔寫二本一本賜其家一本俾置家中上嘗問鄭注禮記世子篇云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朕以為本經旨意必不然也且夏禹焦勞有元圭之賜而享國永年若文王能憂人之心不自暇逸縱無感應豈至虧損壽命耶

按玉海祥符三年五月乙巳上作禮選贊賜翰林侍讀學士

景德四年九月宴近臣于龍圖閣之崇和殿邢昺視壁間禮記圖講述大義上嘉納之

按宋史真宗本紀不載 按邢昺傳昺拜工部知曹

州入辭日特開龍圖閣召近臣宴崇和殿昺視壁間尚書禮記圖指中庸篇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因陳其大義上嘉納之

按玉海景德四年九月庚午宴近臣于龍圖閣之崇和殿翰林學士邢昺視壁間掛尚書禮記圖指中庸九經事講述其義皆有倫理在位聳聽
仁宗皇祐元年九月所鐫石經禮記畢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石室十三經孟蜀所鐫皇祐元年歲次己丑九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工畢禮記張紹文書

皇祐五年四月楊安國等上禮記節解九十卷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皇祐初詔楊安國等以五經正義節解為書詔以五經精義為名五年四月癸卯上禮記節解九十卷

神宗熙寧元年王安石請罷講禮記

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 按曲洫舊聞熙寧元年冬介甫初待經筵未嘗講說上欲令介甫講禮記至會子易贊事介甫于倉卒間進說曰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至于牀第之際上稱善安石遂言禮記多駁雜不如講尚書帝王之制人主所宜急聞于是罷禮記

徽宗政和三年方慤進禮記解義二十卷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政和三年方慤進禮記解義二十卷自為之序以王氏父子獨無解義乃取三經義及字說申而明之著為此解時馬希孟亦有禮記解七十卷朱子曰方馬二解儘有好處不可以其新學而黜之

高宗紹興五年高閌以禮記儒行篇詞說不醇請毋

賜新進士從之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儒林高閌傳紹興元年以上舍選賜進士第召為祕書省正字時將賜新進士儒行中庸篇閌奏儒行詞說不醇請止賜中庸庶幾學者得知聖學淵源而不惑于他說從之

按玉海紹興五年策士首得汪應辰九月十九日言者請依雍熙故事賜新進士儒行篇以勵士檢有旨添賜中庸送祕府校勘正字張嶠校中庸高閌校儒行篇二十二日閌奏儒行雖間與聖人之意合而其詞夸大類戰國縱橫之學蓋漢儒雜記決非聖人格言望止賜中庸庶幾學者知聖學淵源奏可

紹興十七年賜王十朋等學記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紹興十七年賜王十朋等學記就聞喜宴賜之

紹興十八年御書儒行篇賜進士王佐等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紹興十八年六月三日御書儒行篇賜進士王佐等就聞喜宴賜之

紹興三十年二月詔以御書禮記經解石刻摹本賜進士梁克家等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周必大御書禮記經解石刻跋右御書經解一卷紹興三十年三月詔以摹本賜新進士梁克家以下臨安守臣端禮因以別本分遺百執事臣某時為太學錄謹受而藏之

按玉海紹興三十年四月賜梁克家等經解篇就聞喜宴賜之

孝宗隆興元年胡銓進講禮記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胡銓傳隆興元年遷祕

書監擢起居郎兼侍講因講禮記曰君以禮爲重禮以分爲重願陛下無以名器輕假人

孝宗乾道九年閏正月詔以胡銓所進禮記解藏祕省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胡銓傳銓兼侍講因講禮記曰君以禮爲重禮以分爲重分以名爲重願陛下無以名器輕假人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銓歸上所著禮記解詁詔藏祕書省

按玉海乾道九年閏正月二十三日敷文閣直學士胡銓言聖訓令臣進所解諸經今先繕寫周易周禮禮記春秋四經詔令投進

孝宗淳熙四年詔以御書禮記五篇重行摹勒以補禮經之闕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淳熙四年二月十九日詔知臨安府趙礪老於太學建閣奉安石經五月二十四日礪老奏閣將就緒其石經易詩書春秋左氏傳論語孟子外尚有御書禮記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不在太學石經之數今搜訪舊本重行摹勒以補禮經之闕

理宗端平元年侍講張處進禮記月令十二卷

按宋史理宗本紀不載 按張處傳端平初召爲國子司業兼侍講以禮記月令進讀至獄訟必端平之語因敷暢厥旨升國子祭酒以爲月令之書雖出於呂不韋然人主後天而奉天時此書不爲無助乃因已講者爲十二卷乞按月而觀之

淳祐六年講禮記畢賜宴祕書省

按宋史理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淳祐六年十月講

禮記畢賜宴祕書省御製七言唐律一首 度宗咸淳元年侍講趙景緯進講禮記

按宋史度宗本紀不載 按趙景緯傳咸淳元年拜宗正少卿兼侍講以禮記進講開陳敬恕之義又言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嗜慾而窒嗜慾之要莫切於思居處則思敬動作則思禮祭祀則思誠事親則思

孝每御一食則思天下之饑者每服一衣則思天下之寒者嬪嬙在列必思夏桀以嬖色亡其國飲燕方歛必思商紂以沉湎喪其身念起而思隨之則念必息欲萌而思制之則欲必消志氣日以剛健德性日以充實豈不盛哉進權禮部侍郎

金 廢帝天德三年置國子監禮記用孔穎達疏自國子監印之授諸學校

按金史廢帝本紀不載 按選舉志凡養士之地曰國子監始置于天德三年禮記用孔穎達疏自國子監印之授諸學校

元 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定國子學制以次讀禮記

按元史世祖本紀不載 按選舉志至元二十四年立國子學而定其制凡讀書必先孝經小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次及詩書禮記周禮春秋易博士助教親授句讀音訓正錄伴讀以次傳習之講說則依所讀之序

明 太祖洪武三年詔鄉會試禮記主古註疏

按明朝開天紀洪武三年四月己亥詔自洪武三年

八月爲始鄉試會試第一場試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禮記主古註疏

神宗萬曆十八年命經筵進講禮記

按明紀萬曆十八年御經筵畢覽貞觀政要曰唐太宗多有愍德魏徵大節有虧命以後講禮記停貞觀政要

按明外史黃鳳翔傳萬曆十八年起補北監時方較刻十三經註疏因言項陛下去貞觀政要進講禮記甚善讀會子論孝曰敬父母遺體則當思所以珍護聖躬誦學記言學然後知不足則當思所以緝熙聖學察月令篇以四時敷政法天行健則可見聖治之當勤勵釋世子篇陳保傅之教齒學之儀則可見皇儲之當早建預教疏入報聞尋擢禮部右侍郎

學察月令篇以四時敷政法天行健則可見聖治之當勤勵釋世子篇陳保傅之教齒學之儀則可見皇儲之當早建預教疏入報聞尋擢禮部右侍郎

儲之當早建預教疏入報聞尋擢禮部右侍郎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二百十二卷目錄

禮記部彙考二

漢戴聖禮記 宋金忠序

戴德禮記 宋韓元吉序 鄭元前序 黃佐序

後漢鄭元月令注 宋金忠序

蔡邕月令章句 自述

唐元宗御刊定禮記月令 李林甫進表

魏徵類禮 宋金忠序

孔穎達禮記正義 自序

元行冲類禮義疏 宋金忠序

宋張載禮記說 魏了翁序

周誥禮記解 自序

李觀明堂定制圖 自序 明金九時序

劉敞投壺義 明何喬新跋

司馬光投壺新格 自序

傅崧卿夏小正解 自序

呂祖謙少儀外傳 第祖儉跋

楊簡孔子閒居解 趙彥懷序

經籍典第二百十二卷

禮記部彙考二

漢戴聖禮記二十卷

按宋金忠序戴聖禮記者世儒之所稱小戴禮也古者禮記百三十一篇皆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自高堂生傳禮取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奮以授后倉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曲臺者漢殿名在未央宮倉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爲名倉以授梁人戴德延君戴聖大君德號大戴爲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之學以余所考於班固之說如此而或者遂以大小戴爲伯仲謂德爲伯氏聖爲仲氏故伯曰延君而仲曰曰大君而不知其非也觀於隋書經籍志云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則知小戴者德之從兄子非伯仲也志又云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百三十一篇向因次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一篇樂記二十二篇凡五種合共二百一十四篇戴德刪其繁重合爲八十五篇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於是爲大戴之學者謂之大戴記爲小戴之學者謂之小戴記沿及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融又作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爲四十九篇而鄭康成受業于融又爲之注今之所傳小戴記四十九篇者是也後世唯鄭注立於國學至唐孔穎達作正義而小戴注疏單行於世遂無復有爲大戴學者矣自有宋以來諸經集注皆有成書獨小戴一

編闕焉未備雖言禮之家不乏而求其精詳不易與程朱之易朱子之詩並垂不朽者竟不可得即朱子爲經傳通解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而又博采他書以附益之遂盡失其本經之舊以之考禮則有餘以之窮經則未足余故就小戴正文列爲二十卷以存其舊而敘其端委以俟後之君子云

戴德禮記十三卷

按宋韓元吉序右大戴禮十三卷總十四篇隋志所載亦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爲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矣崇文總目則十卷而云三十五篇無諸本可正定也蓋自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官者小戴禮書也然大戴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而重出者一篇兩篇七十三其上不見者猶三十八篇復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豈但當爲八十一邪其缺者或既逸其不見者抑聖所取者也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書無甚異禮察篇與經解亦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則聖已取之篇豈其文無所刪者也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卿子至取舍之說及保傳則見於賈誼疏間與經子同者尚多有按儒林傳德事孝宣嘗爲信都太傅聖則爲九江太守未知何所據也大抵漢儒所傳皆出於七十子之徒後之學者僅習小戴記不知大戴書矣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雜言禮樂之辯器數之詳必有自來以是知聖門之學無不備也予家舊傳此書嘗得范太史家一本校之篇卷悉同其

訛缺謬誤則不敢改益懼其浸久而傳又加舛也乃刊置建安郡齋庶可考焉淳熙乙未歲後九月穎川韓元吉書

按鄭元祐序漢儒傳經雖未必盡純而其間多可采者若大戴禮是已按漢書儒林傳戴聖字次君嘗爲信都太傅今大戴禮乃題九江太守戴德撰宋宣和間山陰傅崧卿蓋已病其訛謬以爲世亡漢史而大戴獨傳後人詎知德爲信都太傅歟其爲書凡十三卷總四十篇隋志亦以爲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爲卷

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至傅氏釐析經傳始可讀然今不敢鈔入傅氏說懼審章也若崇文總目則十卷而云三十五篇者無諸本可定也或謂漢儒得記禮之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聖又刪德之書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小戴爲人已見何武傳此所不論然大戴禮首題三十九終八十一凡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重出一篇其不可復見者則三十八篇故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其缺者既不可復見抑聖取以爲小戴之書歟其間禮察篇與小戴經解同會子大孝篇與祭義同勸學則荀卿首篇也哀公問投壺二篇盡在小戴書然其諸篇亦多可采穎川韓元吉在淳熙

間得范太史家本校定蓋謂小戴取之以記禮其文無所刪者也若夫取舍傳等篇雖見於賈誼政事書然其增益三公三少之責任與夫胎教古必有其說否則不應有是也至於文王官人篇則與汲冢周書官人解相出入夫汲冢書出於晉太康中未審何

由相似也若公符武王祝辭而稱陛下於考古何居

餘諸篇先儒取以爲訓論者謂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嚴禮樂之辨究度數之詳要皆有從來第不可致詰然其書度越諸子也明矣海岱劉公庭幹以中朝貴官出爲嘉興路總管政平訟理發其先府君御史節齋先生所藏書刊諸梓實之學大戴禮其一也遂昌鄭某向嘗學於金華胡汲仲先生之門每以諸生拜御史公得聞緒論上下數千載臺臺忘倦而公不究德故始發於嘉興公公以某嘗承教於御史公也故授某識之卷末云

按黃佐序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所纂蓋因河間獻王所得三十一篇劉向校定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二篇德刪其繁重爲八十五篇其篇目始三十九終八十一中間第四十五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末復闕四篇總四十篇蓋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爲大戴記者也雖爲小戴摘取而精粹之語往往猶有存者投壺哀公問小戴既已取去而此猶存投壺公冠諸侯還廟諸侯覺廟吳澄取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取以備觀禮之義哀公問衍去保傳傳多與賈誼語同公符篇錄孝昭冠詞故朱子謂大戴禮多雜誤難讀先正劉定之有言非禮之

亡也漢儒去取之不精也蓋避言云後漢鄭元月令注一卷按宋金恕序月令者古相傳周公所作也獨至後漢鄭康成則以爲呂不韋所說今呂氏春秋皆載月令一篇康成之意以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太尉者秦官也故以爲不韋所作然以今觀之月令一書其於天時人事以及夫動植飛潛一名一物之細無不

推考其理以究其至精至微之極信非聖人不能作也大抵不韋氏之書多摭撫古人稍加綴飾以爲己作安知太尉之官非不韋故爲參錯以僞亂真使後世深信不疑以爲此真呂氏之書耶至唐開元中詔集賢學士李林甫陳希烈徐安貞直學士劉光謙齊光又陸善經修撰官史元晏待制官梁令瓚等注解自第五易爲第一遂以冠禮記之首其於是編尊信誠隆然其附益時事改易舊文則殊失古初之舊矣至有宋太宗皇帝淳化初判國子監李至請復行鄭注未果至真宗皇帝大中祥符八年龍圖閣待制孫奭上言以林甫等挾撻微瑕蔑棄先典方今儒業大典宜復舊式乃繕寫鄭注月令一本乞付國子監頒行以格於晁迥等議復寢不行及仁宗皇帝景祐二年直集賢院賈昌朝復請行鄭注始從之故今世月令鄭注多別行夫以千載相傳歷代大儒所定正注釋之經而後之人必妄爲穿鑿傳會以快一時之私見迨有聖主賢臣名儒碩學者出終必溯其源流返之古昔而一時師心臆說究同棄展則亦何益之有哉予故識其興廢之由以貽後之君子有所觀省以爲好事妄作者之鑒云

蔡邕月令章句十二卷按邕自述予幼讀記以爲月令體大經同不宜與記書雜錄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略及前儒特爲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光和元年予被謗章羅重罪徙朔方危險梁竦死亡無日過學者聞家就而考之亦自有所覺悟庶幾頗得事情而訖未有注記著於文字也竊誠思之書有陰陽升降天文曆數事物制

推考其理以究其至精至微之極信非聖人不能作也大抵不韋氏之書多摭撫古人稍加綴飾以爲己作安知太尉之官非不韋故爲參錯以僞亂真使後世深信不疑以爲此真呂氏之書耶至唐開元中詔集賢學士李林甫陳希烈徐安貞直學士劉光謙齊光又陸善經修撰官史元晏待制官梁令瓚等注解自第五易爲第一遂以冠禮記之首其於是編尊信誠隆然其附益時事改易舊文則殊失古初之舊矣至有宋太宗皇帝淳化初判國子監李至請復行鄭注未果至真宗皇帝大中祥符八年龍圖閣待制孫奭上言以林甫等挾撻微瑕蔑棄先典方今儒業大典宜復舊式乃繕寫鄭注月令一本乞付國子監頒行以格於晁迥等議復寢不行及仁宗皇帝景祐二年直集賢院賈昌朝復請行鄭注始從之故今世月令鄭注多別行夫以千載相傳歷代大儒所定正注釋之經而後之人必妄爲穿鑿傳會以快一時之私見迨有聖主賢臣名儒碩學者出終必溯其源流返之古昔而一時師心臆說究同棄展則亦何益之有哉予故識其興廢之由以貽後之君子有所觀省以爲好事妄作者之鑒云

度可假以爲本敦辭託說審求曆象其要者莫大於月令故遂於憂怖之中晝夜密勿昧死成之旁貫五注參互羣書及國家律令制度遂定曆數盡天地三光之情辭繁多而蔓衍非所謂理約而達也道長日短危殆兢惕取其心盡而已故不能復加刪省蓋所以探蹟辨物庶幾多識前言往行之流苟便學者以爲可覽則予死而不朽也

唐元宗御刊定禮記月令一卷

按李林甫進表臣聞昔在唐堯則曆象日月敬授人時降及虞舜則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夏后則更置小正周公則別爲時訓斯皆月令之宗旨也逮夫呂氏篡習舊儀定以孟春日在營室有拘恆檢無適變通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洎乎月朔差異日星見殊乃令雩祀愆期百工作沴事資華弊允屬宜更昭代敬天勤民順時設教是以有皇極之敷言親降聖謨重有刪定乃依杓建爰準攝提舉正於中匪乖期於積閏履端於始不爽候於上元節氣由是合宜刑政以之咸序遂使金木各得其性水火無相奪倫蓋謂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乃命集賢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李林甫門下侍郎陳希烈中書侍郎徐安真直學士起居舍人劉光謙宣城大司馬齊光又河南府倉曹參軍陸善經修撰官家令寺丞兼知太史監事史元晏待制官安定郡別駕梁令瓚等爲之注解臣等虔奉給音極思何有愧無演暢之能謬承載筆之寄義深罕測學淺無能莫副天心空塵聖意謹上

魏徵類禮二十卷

按宋金恕序余自少時誦習五經朝夕尋討雖不能窮其微奧而絀繹經旨翫味注疏聖賢述作之意略可了然於心目之間即有闕文疑義皆可付諸傳信傳疑之例無煩後人借手矣獨禮經一編既離析爲三而士子傳習者則又獨宗禮記夫禮者天經地紀之所係而民生日用之所不可斯須去者也不唯學者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倦即編戶無知之氓亦所視爲準則使得曉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義得以自安其出入作息之天而一遇夫冠婚喪祭之事皆自然有所範圍而無放過無敢不及斯則聖人制作之意也乃今篇簡視他經既已浩繁而開卷已來略無倫次令讀者既苦於記憶而未嘗讀者則茫然無涯涘可尋是此一書但可以使賢知者究其精微而不能使愚不肖者共其行習何怪乎禮數不明而徒使此經虛懸於天下則豈聖人制作之意哉予自既習此經後常爲反覆綜核將以類聚羣分使之各有歸宿及他日讀朱子語錄有曰魏徵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太宗美其書錄寓內府今此書不復見惜哉予乃伏而嘆曰有是哉鄭國公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乎今不復見則良可惜也一日過郡城見舊書肆中有殘編數帙題曰魏徵類禮稍檢視之則小楷精抄而漏痕蠹迹多見剝蝕急售而歸繙閱終編則見其倫次井然各以類從既無混淆又無絀漏其於原經不增減一字而上自廟廷下至鄉黨吉而冠婚凶而喪祭閑之則一目瞭然考之則有條不紊誠斯須之不可去者也就其殘缺字跡依經補綴整理既完乃遂奉爲拱壁

理學彙編經籍典第二百十二卷禮記部

每朋好過從輒出而示之或曰此民生日用之所當共習者也或曰此書已寓內府兵燹數更久爲灰燼矣安得復出自人間哉此必贗本也予曰唯唯真本既不可復見後人復能爲之則贗本即不啻真本也予第喜其爲類禮耳其爲鄭公與否無問也且鄭公之本已亡後人能續鄭公之意而爲之書即以質之鄭公鄭公應亦首肯也於是爲之序以識其末云

孔穎達禮記正義七十卷

按穎達自序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醪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所不爲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修隄防以制之聖駕之馬設衡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欲則鴻荒之世非無心於性情燔黍則大烹之濫觴土鼓乃雲門之拳石冠冕飾於軒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泊乎姬旦負屨臨朝述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爲盛綱紀萬事彫琢六情譬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於雪霜順之則宗祏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紀綱廢政教頽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禮爲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辨君臣長幼之位是禮之時義大矣哉暨周昭王南征之後彝

第五七三冊 之〇五葉

倫漸壞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定禮正樂
類綱暫理而國異家殊異端並作畫蛇之說文擅於
縱橫非馬之談辨離於堅白暨乎道喪兩楹義乖四
術上自游夏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岐塗詭說雖
紛然競起而餘風曩烈亦時或獨存是於博物通人
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乃以所見
各記舊聞錯總鳩聚以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
去聖愈遠異端漸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
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於周隋其傳禮業者
江左尤盛其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
思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與李寶鼎
侯聰熊安等其見於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
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愈遠
矣又欲釋經文唯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
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
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孤死不首其丘此
皆二家之弊未爲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雖體
例既別不可因循今奉勅刪理仍據皇氏以爲本其
有不備以熊氏補焉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剪其
繁蕪撮其機要恐獨見膚淺不敢自專謹與中散大
夫守國子司業臣朱子奢賈公彥等對共量定至十
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儒林郎守太學助教雲
騎尉臣周元達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
義凡成七十卷庶能光贊大猷垂法後進故敘其意
義列之云爾按此篇所引先儒姓名多有與史傳異
者如虞夏之傳與史傳異
述明作徐道明熊安生作熊安之類未知何所
誤亦別有所據姑誌於此以俟考
夫禮者經天地理人倫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

之前故禮運云夫禮必本於太一是天地未分之
前已有禮也禮者理也其用以治則與天地俱興
故昭二十六年左傳稱晏子云禮之可以爲國也
久矣與天地並但於時質略物生則自然而有尊
卑若羊羔跪乳鴻鴈飛有行列豈由教之者哉是
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但天地初分之後即應
有君臣治國但年代綿遠無文以言案易緯通卦
驗云天皇之先與乾曜合元君有五期輔有三名
註云君之用事五行王亦有五期輔有三名公卿
大夫也又云遂皇始出握機矩註云遂皇謂遂人
在伏犧前始王天下也矩法也言遂皇持斗機運
轉之法指天以施政教既云始王天下是尊卑之
禮起於遂皇也持斗星以施政教者即禮緯斗威
儀云宮主君商主臣角主父徵主子羽主夫少宮
主婦少商主政是法北斗而爲七政七政之立是
禮述所興也鄭康成六藝論云易者陰陽之象天
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起人皇即遂
皇也既政教所生初起於遂皇則七政是也六藝
論又云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犧始作
十二言之教然則伏犧之時易道既彰則禮事彌
著案譙周古史考云有聖人以火德王造作鑽燧
出火教民熟食人民大悅號曰遂人次有三姓乃
至伏犧制嫁娶以儷皮爲禮作琴瑟以爲樂又帝
王世紀云遂人氏沒包犧氏代之以此言之則嫁
娶嘉禮始於伏犧也但古史考遂皇至於伏犧唯
經三姓六藝論云歷六紀九十一代其文不同未
知孰是或於三姓而爲九十一代也案廣雅云一

紀二十七萬六千年方叔機註六藝論云六紀者
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通紀序命紀凡
六紀也九十一代者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
合洛三連通六序命四凡九十一代也但伏犧之
前及伏犧之後年代參差所說不一緯候紛紜各
相乖背且復煩而無用今並略之唯據六藝論之
文及帝王世紀以爲說也案易繫辭云包犧氏沒
神農氏作案帝王世紀云伏犧之後女媧氏亦風
姓也女媧氏沒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
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吳英氏有巢氏
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代皆襲伏
犧之號然鄭元以大庭氏是神農之別號案封禪
書無懷氏在伏犧之前今在伏犧之後則世紀之
文未可信用世紀又云神農始教天下種穀故人
號曰神農案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燔黍捭
豚黃桴而土鼓又明堂位云土鼓革籥伊耆氏之
樂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蜡即田祭與種穀
相協土鼓革籥又與黃桴土鼓相當故熊氏云伊
耆氏即神農也既云始諸飲食致敬鬼神則祭祀
吉禮起於神農也又史記云黃帝與蚩尤戰於涿
鹿則有軍禮也易繫辭黃帝九事章云古者葬諸
中野則有凶禮也又論語撰考云軒知地利九牧
倡教既有九州之牧當有朝聘是賓禮也若然自
伏犧以後至黃帝吉凶軍賓嘉五禮始具皇氏云
禮有三起禮理起於太一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
於黃帝其義乖也且遂皇在伏犧之前禮運燔黍
捭豚在伏犧之後何得以祭祀在遂皇之時其唐

堯則舜典云修五禮鄭康成以爲公侯伯子男之禮又云命伯夷典朕三禮五禮其文亦見經也案舜典云類於上帝則吉禮也百姓如喪考妣則凶禮也羣后四朝則賓禮也舜征有苗則軍禮也嬪于虞則嘉禮也是舜時五禮具備直云典朕三禮者據事天地與人爲三禮其實事天地唯吉禮也其餘四禮並人事兼之也案論語云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則禮記總陳虞夏商周則是虞夏商周各有當代之禮則夏商亦有五禮鄭康成註大宗伯唯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不言夏商者但書篇散亡夏商之禮絕滅無文以言故據周禮有文者而言耳武王沒後成王幼弱周公代之攝政六年致太平述文王之德而制禮也故洛誥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又禮記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但所制之禮則周官儀禮也鄭作序云禮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鄭知然者禮器云禮者體也祭義云禮者履此者也禮記既有此釋故鄭依而用之禮雖合訓體履則周官爲體儀禮爲履故鄭序又云然則三百三千雖混同爲禮至於並立俱陳則曰此經禮也此曲禮也或云此經文也此威儀也是周禮儀禮有體履之別也所以周禮爲體者周禮是立治之本統之心體以齊正於物故爲體賀瑒云其體有二一是物體言萬物貴賤高下小大文質各有其體二曰禮體言聖人制法體此萬物使高下貴賤各得其宜也其儀禮但明體之所行踐履之事物雖萬體皆同一履履無兩

義也於周之禮其文大備故論語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也然周既禮道大用何以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道德之華爭愚之始故先師準緯候之文以爲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三王行仁五霸行義若失義而後禮豈周之成康在五霸之後所以不同者老子盛言道德質素之事無爲靜默之教故云此也禮爲浮薄而施所以抑浮薄故云忠信之薄且聖人之王天下道德仁義及禮並蘊於心但量時設教道德仁義及禮須用則行豈可三皇五帝之時全無仁義禮也殷周之時全無道德也老子意有所主不可據之以難經也既周禮爲體其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案孝經說云禮經三百一也禮器云禮經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爲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其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爲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稱謂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即儀禮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禮之別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三千也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別有三千條耳或一篇一卷則有數條之事今行於世者唯十七篇而已故漢書藝文志云漢初高堂生傳禮十

七篇是也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獻王獻之又六藝論云後得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周禮爲本則聖人體之儀禮爲末賢人履之故鄭序云體之爲聖履之爲賢是也既周禮爲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禮爲上儀禮爲末故輕者在在前故儀禮先冠婚後喪祭故鄭序云二者或施而上或循而下其周禮六藝論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漢書說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其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漢書云得五篇六藝論云得其六篇其文不同未知孰是其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缺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殺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爲禮至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爲記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爲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其周禮儀禮是禮記之書自漢以後各有傳授鄭君六藝論云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又案儒林傳云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蕭奮以授戴德戴聖六藝論云五傳弟子者熊氏云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及戴德戴聖爲

五也此所傳皆儀禮也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儒林傳云大戴授琅邪徐氏小戴授梁人橋仁字季卿楊榮字子孫仁爲大鴻臚家世傳業其周官者始皇深惡之至孝武帝時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時通人劉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爲衆儒排棄歆獨識之知是周公致太平之道河南綴氏杜子春永平初時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受業焉其後馬融鄭元等各有授傳不復贅言也

元行冲類禮義疏五十卷

按宋金恕序予既得魏鄭公類禮終日誦習并與友朋講論其次第倫敘以考究其先後緩急輕重大小之義并其經權常變之宜而或時有不解於心者輒復思得義疏觀之而後庶幾慊於心夫類禮義疏者常山公元行冲之所作也行冲名潛以字行晉封常山郡公乃其所著義疏亦久不復見人間矣因竊歎夫夏鼎商盤之屬年世遐邇此真不可復得之數若夫秦漢以來古器法物猶時時散落民間顧在有心者購求之則得之於萬一亦世事之所或有者耳况乎開元至今相去不過數百年而篇簡所存既非盜賊之所欲羨而君子見之則必爲之珍護實貴而傳畱之盜賊不羨則無爭奪損滅之患君子之所寶貴則無毀傷棄擲之憂倘幸而不投之烈焰不飽之蠹腹安知不如孔壁汲冢之復出於世乎時藏之於心遇舊學聞家好古敦儒之士必諮訪焉一日書賈吳

氏翁緘書一篋奉而前曰聞吾子索此久矣此天之所以賜吾子也啓篋而觀之則類禮義疏抄也乃厚其值拜而受之嗟乎天下事患志之不堅耳苟堅其志以求之雖數所不可得力所不可致者天直爲之相協焉陰驚焉又况其數之所得力之可致者乎方開元時元宗皇帝以魏鄭公所撰類禮命常山公集學者撰義疏公於是引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檢討刊削勒成五十卷開元十四年八月上之時張燕公說駁之曰今之禮記是前漢戴德戴聖所編錄者歷代傳習向已千年著爲經教不可刊削至三國時魏孫炎嘗改舊本以類比次事同抄書此固先儒所深非者故其書後世皆不行用至貞觀中魏徵乃因炎所修更加整比兼爲之注太宗雖厚加賞錫其書亦不立學官今行冲等取徵所注加以疏釋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篇第乖舛章句隔絕失其本真若欲頒行事有未可於是元宗乃以其說爲然遂亦賜常山公等絹二百匹以其書貯之祕府不得立於學官常山公痛世儒排己使其書不得行於世也乃著論以自釋名之曰釋疑以自陳其著書之意予每讀而悲之其辭曰客問主人曰小戴之學行之已久康成詮注見列學官傳聞魏公乃有刊易又承制旨造疏將頒未悉二經孰爲優劣主人答曰小戴之禮行於漢末馬融注之時所未覩盧植分合二十九篇而爲說解代不傳習鄭綱子幹師於季長屬黨錮獄起師門道喪康成於竄伏之中理紛挐之典志存探究靡所咨謀而猶緘述忘疲聞義能徙具於鄭志向有百科章句之徒曾不窺覽猶遵覆轍頗類

刻舟王肅因之重茲開釋或多改駁仍按本篇又鄭學之徒有孫炎者雖挾元義乃易前編自後條例支分箴石間起馬伯增華向逾百篇葉遵刪修僅全十二魏公病羣言之錯雜納衆說之精深經文不同未敢刊正注理駁誤寧不妄鑿成畢上聞太宗嘉賞賚緡千匹錄賜儲藩將期頒宣未有疏義聖皇纂業耽古崇儒高會規矩宜所修鑿乃制昏愚甄分舊義其有著遺往說理變新文務加搜窮積稔方畢具錄呈進勅付羣儒庶能斟詳以課疏密登悟章句之士堅持苦嚴特嫌知新惡欲仍舊沉疑多月擯壓不申優劣短長定於通識手成口答安敢餘量客曰當局稱迷傍觀見審累朝詮定故是周詳何所爲疑不爲申列答曰是何言歟談豈容易昔孔安國注壁中書會巫蠱事起經籍道息臧與之書曰相如常俗儒淫詞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果然雅達通博不代而生浮學守株比肩皆是衆非難正自古而然誠恐此道未申而以獨智爲議也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一矣漢有孔季產者專於古學有孔扶者隨俗浮沉扶謂產云今朝廷皆爲章句內學而君獨修古義修古義則非章句內學非章句內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代必將貽患禍乎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二矣劉歆以通書屬文待詔官署見左氏傳而大好之後蒙親近欲建斯業哀帝欣納令其討論各遷延推辭不肯置對劉歆移書責讓其言甚切諸博士等皆忿恨之名儒龔勝時爲光祿見歆此書乃乞骸骨司空師丹因大發怒奏歆改亂前志非毀先朝所立帝曰此廣道術何爲毀耶由是犯忤大臣懼誅求出爲河

南太守宗室不典三河又徙五原太守以君賓之著名好學公仲之深博守道猶追同門朋黨之議卒令子駿負謗於時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三矣子雍規元數十百件守鄭學者時有中郎馬昭上書以爲肅謬詔王學之輩占答以聞又遣博士張融案經論詰融登名集分別推處理之是非具聖證論王肅酬對疲於歲時則知變易章句其難四矣上商疑聖納請於會與木賜近賢貽嗤於武叔自此之後惟推鄭公王粲稱伊洛已東淮漢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咸云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繁竊嗟怪因求其學得尚書注退而思之以盡其意皆盡矣所疑之者猶未喻焉凡有兩卷列於其集又王肅改鄭六十八條張融覈之將定臧否融稱元注泉深廣博兩漢四百餘年未有偉於元者然二郊之際殊天之祀此元誤也其如皇天祖所自出之帝亦元慮之失也及服虔釋傳未免差違後代言之思弘聖意非謂揚己之善掩人之名也何者君子用心願聞其過故仲尼曰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是也而專門之徒恕己及物或攻先師之誤如聞父母之名將謂亡者之德言而見壓於重壤也故王邵史論曰魏晉浮華古道夷替泊王肅杜預更開門戶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爲章句惟草野生以專經自許不能究覽異義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聞鄭服非然於鄭服甚憤之鄭服之外皆讎也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五也伏以安國尚書劉歆左傳悉遭擯於龔葉咸見重於來今故知二人之鑒高於漢廷遠矣孔季產云物極則變比及百年外當有明直君子恨不與吾同代

者於戲道之行廢必有時者歟僕非專經罕習章句高名不著易受輕誣頃者修撰始淹年月賴諸賢輩能左右之免致愆尤仍叨賞資內省昏朽其榮已多何遽持一己之區區抗羣情之嚙噬捨勿矜之美成自我之私觸近名之誠與犯衆之禍一舉四失中材不爲自用輟聲甘此沉默也其所爲釋疑之辭如此嗚呼觀常山公之言亦可知賢人君子著書立說之苦心將以誘來世詔無窮使之家行而戶習乃一旦格於時論使其書之沉淪湮沒不得顯其輝光衣被後學不得已而自寫其胃繚以抒其憤懣不平之氣亦所以求諒於後世之賢人君子爲之顯微闡幽而使之不終於湮沒也今於數百年後幸而得之此非人力之所致而非天之相協之陰騭之其勢固有不能予是以敬承天之所賜而并列其事與其辭以備載於編端俾傳之於世之賢人君子思所以顯微闡幽上達朝廷頒行天下使得家行而戶習則文武成康之世其復見於今日庶不負魏鄭公與常山公誘世之深心也夫

宋張載禮記說三卷

按魏了翁序橫渠張先生之書行於世者惟正蒙爲全書其次則經學理窟及信問錄已不見於呂與叔所狀先生之言行至於詩書禮樂春秋之書則方且條舉大例與學者緒正其說而未及就其在朝廷講行冠昏喪祭郊廟之禮乃以孤立寡與議卒不用既移疾西歸歿於門人成其初志亦未及爲而卒於臨潼今禮記說一編雖非全解而四十九篇之目大略固具且又以儀禮之說附焉然則是編也果安所從

得與書反覆尋繹則其說多出於正蒙理窟信問諸書或者先生雖未及定著爲書而門人會粹遺言以成是編與亦有二程先生之說參錯其間蓋先生之學其源出於程氏豈先生常常諷道之語而門人并記之與先生強學質行於喪祭之禮尤謹且嚴其教人必以禮爲先使人有所據守若有聞焉則告之以知禮成性之道其行之於家也童子必使之執幼儀親灑掃女子則觀祭祀納酒漿久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然其始也聞者莫不疑笑久而後信其說之不我欺也翕然丕變惟先生之從鳴呼是爲可強而致然與豈人心之所無而可以襲而取之在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有仁義禮智之性具乎其心故仁其體也義其用也知以知之禮則所以節文仁義者也且自父坐而子立君坐而臣立推之凡升降上下周旋謁襲之文喪祭射御冠昏朝聘之典夫孰非其性情所有天理之自然而爲之品節者與此所謂天秩天敘此其是也然出天理則人人欲故品節云爲者又將以人情或縱之防限也孔孟教人要必以是爲先今所謂禮記儀禮諸書雖曰去籍於周衰燬燼於秦虐淆亂於漢儒然所謂經禮曲禮者錯然於篇帙之中其要言精義則有可得而推尋者夫禮後生小子自其幼學因而從事乎此不幸時過而後知學者亦有以倍致其力焉則將變化氣質有以復其性情之正雖柔可強雖顏子四勿之功可體而自致之也所謂忠信之薄人情之僞者亦將曉然知其爲異端之說矣此先生有功於禮樂之大意也敢識篇末以告同志又以自儆云

周禮記解 卷

按諸自序夫禮者性命之成體者也蓋道德仁義同出於性命而所謂禮者又出乎道德仁義而爲之節文者也方其出于道德仁義則道德仁義者禮之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方其爲之節文則道德仁義反有資於禮也故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嗚呼此禮之所以爲禮者也若夫吉凶之殊軍賓之別其言不盡於意其意必寓於象故一服飾一器械有以存於度數之間者象也象則文也及推而上之有以見於度數之表者意也意則情也所謂意者歸於性命而已矣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蓋其以欲滅命以人廢天者聖人不爲惟其天秩之所有是乃聖人之所庸者也然聖人所以庸之者豈特使天下後世知有尊卑之分而苟自異於禽獸耳蓋又將爲入道之資也聖人既沒禮經之殘缺久矣世之所傳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其間獨周禮爲太平之成法儀禮者又次之禮記者雜記先王之法言而尚多漢儒附會之疵此學者所宜精擇

李觀明堂定制圖一卷

按觀自序略伏以明堂者古聖王之大務也所以事上帝嚴先祖班時令合諸侯朝廷之儀莫盛於此然而年世久遠規模靡見經傳所出參差不同羣儒講張各信其習專門自用互相非毀故自漢迄於有唐布政之官屢曾營繕而規爲鹵莽莫合聖制羣議交闕將誰正之伏惟國家拓境踰四溟太平已百載德義充溢禮教興行封太山祀汾陰耕籍田郊見上帝

遭文逸美於是交舉聖神之衷殆將經始於斯堂乎四方有識注望久矣臣身雖賤微亦願此時稍裨萬一自托不朽故敢以所見制度具圖以獻圖凡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則取於周禮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則協於大戴禮盛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則本於禮記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爲一門門夾兩牕是爲八牕四間則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則采於詩崇義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則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兼取諸書略無偏棄異同之論庶可息焉古先之模或在於是號曰明堂定制圖若夫棟宇之高卑土木之文飾至尊所居之服御上神所享之儀物此禮官學士之職非小臣之所能盡也

按明金九疇序予讀李氏明堂定制圖竊嘆其所以忠君愛國之心爲至深且摯也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孟子欲齊王之勿毀李氏欲宋主之創興其意皆望王政之行而欲其坐明堂之上發政施仁以哀此鰥寡獨也惜乎齊王不聞其勿毀之後所發何政所施何仁而宋主覽李氏之圖亦不聞其興復古制師法文王而於李氏之所謂事上帝嚴先祖班時令合諸侯者次第而班行之也嗚呼古制之不可復見於今者亦多矣豈惟明堂哉而明堂則尤其大者也今李氏既取之於周禮考工記協之於大戴禮盛德記稽之於白虎通酌之於明堂禮記外傳兼採諸書略無遺棄無亦可謂詳盡矣而於棟宇之高卑土木之文飾以及服御儀物一切制度則又以爲禮官學士之職非其所能盡予嘗博稽傳記取其有關於明堂者類而綜之凡載於經傳及大戴禮白虎通者皆不復採惟取漢魏以來史氏所載者萃爲一編使觀者一目瞭然無俟旁搜博考而按文以求如指諸掌其有心復古者可一覽而得之昔在後漢之世蔡邕之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稱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由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向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奸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郛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德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

明大教也以周清廟論之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齊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且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太學在中央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文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反問於相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猷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老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千戈秋冬學羽籥皆習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

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廱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官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廣德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廱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誠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猷京鎬京也太室辟廱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猷焉即王制所謂以訊誠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為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廱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也圓蓋方數六九之道也八闈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

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晉摯虞之議曰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即上帝即天帝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郊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為明王沒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或以為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議庚午詔書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前太醫令韓楊上書宜如舊祀五帝太康十年詔已施用宜定新禮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議北魏袁彖之議曰謹案明堂之義今古諸儒論之備矣異端競構莫適所歸故不復遠引經傳傍採紀籍以為之證且論意之所同以訓詁耳蓋唐虞已上事難該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謂典章之極莫如三代郁郁之盛從周斯美制禮作樂典刑在焉遺風餘烈垂之不朽案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既而世衰禮壞法度消弛正義殘隱妄